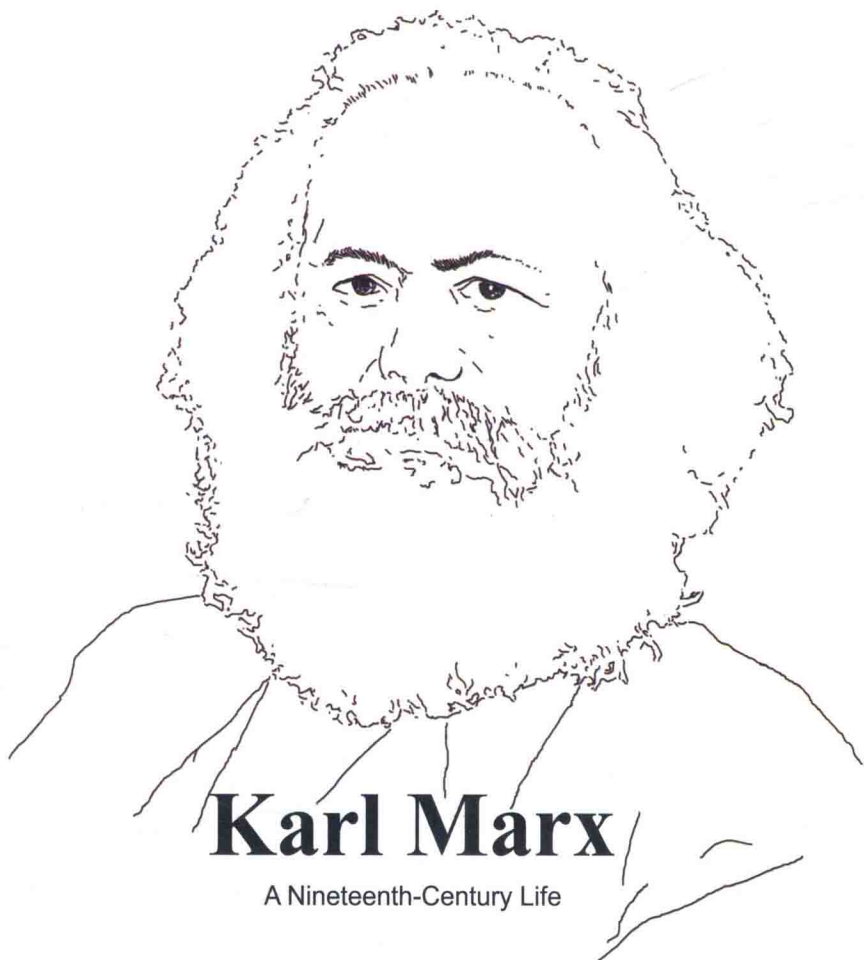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卡尔·马克思

一个19世纪的人

美国权威史学家全新解读
在经济政治动荡不安的19世纪欧洲
卡尔·马克思跌宕起伏的一生

【美】乔纳森·斯珀伯◎著

Jonathan Sperber

邓峰◎译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卡尔·马克思
一个19世纪的人

【美】乔纳森·斯珀伯◎著

Jonathan Sperber

邓峰◎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 / (美) 斯珀伯著；邓峰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

书名原文：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ISBN 978-7-5086-4553-7

I. ①卡… II. ①斯… ②邓… III. ①马克思, K. (1818~1883) —传记 IV. ①A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2692 号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Jonathan Spence

Copyright © 2013 By Jonathan Spen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

著 者：[美] 乔纳森·斯珀伯

译 者：邓 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01-2013-6393

书 号：ISBN 978-7-5086-4553-7/K·383

定 价：68.00 元

印 张：26 字 数：493 千字 插 页：16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1848年初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间装修简陋的公寓里，一名男子正伏案写作。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他的面孔还算年轻，不过乌黑的发须间已经开始显露出灰白的颜色。时断时续是他写作的惯常状态。他时而在纸上奋笔疾书，留下左撇子特有的难以辨识的字迹；时而又突然停笔，起身绕着书桌踱步，然后坐下去，划掉前面写下的一些内容，再次起笔。他独自沉湎在自己的工作中，家人们不会过来烦扰。他家里还有一位年长他数岁的妻子，两个小女儿，一个尚在襁褓中的男婴，以及一名女仆——这名仆人的存在显示出了这家主人的社会期望与他们自身经济现状之间的差距。他们知道这份作品又未能按时发给出版商，他写作时向来就有这个毛病。

他，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的作品，这份未能按时送抵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的文稿，正是该组织的新政治声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对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来说，《共产党宣言》以及围绕《共产党宣言》发生的知识探索和政治斗争，也代表了这位19世纪的人物的生活。他曾深入分析未来，并亲自参与了对于未来的塑造——不管这种未来是好是坏。在为马克思所著的最早一批传记中，有一本就提到了这个观点：这是

个有争议的当代人物。虽然那本书的出版时间早在1936年，但现在仍然值得一读。这本书极少被引用，因为书名对现在的人来说实在太过尴尬。这就是鲍里斯·尼古拉埃夫斯基（Boris Nicolaievsky）和奥托·曼森—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男人与斗士》（*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有关卡尔·马克思的激烈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且从未像今天这样带有感情色彩。他在那个时代树立的形象无人能及。对某些人来说，他是个魔鬼，是人类文明的头号敌人，制造混乱的高手；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值得尊敬的领袖，引导人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在苏联，他的理论成为整个国家的官方教义，而一些法西斯国家又希望根除它。在中共苏区，马克思的头像被印在纸币上，而德国人又将他著作烧得一千二净。¹

正面的观点认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上，马克思是位富有远见的先知，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解放变革理论的倡导者。而负面的看法则指出，如果要找出需要为现代社会邪恶的一面负责的罪魁祸首，马克思就是其中一个。

正如尼古拉埃夫斯基和曼森—黑尔芬在上面一段话中指出的那样，这些对马克思极端分化的看法，反映了共产党政权与其对手在20世纪的主要冲突，两边都有极权统治与民主政治的例子。虽然在1989年之后，大部分共产党政权终结，但把马克思视作是我们同时代人的观点却保留了下来。1998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有很多文章把马克思称作是预言了未来会是消费主义至上的那个人。知名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著的这本作品中，早已经预言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有人可能会说，霍布斯鲍姆身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毕生信奉的理论，肯定会维护它的正确性。在2008年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站在共产主义者一边的《泰晤士报》用头条惊呼：“他回来了！”标题下面就是法国右翼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正在阅读《资本论》（*Capital*）的照片。很明显，马克思的当代人形象一直经久不衰。²

鉴于此，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为一个凡人，而不是“灰袍甘道夫”^①，马克思如何能成功看到150年或160年后的未来？仔细查阅《共产党宣言》，研读它对重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向往，它对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复述，它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W.F. Hegel）哲学以及实证主义学者的反黑格尔哲学两者的含蓄引用，它对马克思自身过往经历的提及，以及对那些今天看起来十分模糊的、19世纪40年代的

① 托尔金魔幻小说《指环王》中的魔法师。——译者注（以下若非特殊注明，均为译者注）

欧洲政治特点的介绍，就会发现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当代人物，声称他的理念正在影响现代社会，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之时，也该把他视作过去历史年代中的一个人物，对其进行新的解读。他的时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是黑格尔哲学的年代，是英国工业化的初期，政治经济学正发源于斯。更恰当地说，只有将马克思看成后顾型的人物，对他的理解才更有意义。他思考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情况，并将其投射至未来；并不能担任一个准确预知历史趋势的先知的角色。这也是这本传记的基调。

充实这些新基调的是一个翔实记录了马克思生活与思想的资料源，一部完整收录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手稿的作品，它的德文首字母缩写 *MEGA*^① 为大众所熟知。这个庞大的项目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积极从事此项工作的首任编辑达维德·勒杰赞诺夫（David Rjazanov）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遭到逮捕，后被枪决，该项目的第一阶段也就随之终结。在东柏林马列主义学院和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的支持下，相关工作在1975年重启。在1989年以及东欧共产党失掉执政权后，这一项目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the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继续展开，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Marx-Engels Foundation）指导。编辑工作所需的资金来自两德统一后的政府，项目最初得到了历史学出身的、保守派的、德国统一构想的设计者，保守派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首肯。时至今日，这项规模庞大的学术工程仍在进行中，目标是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撰写过的所有文献，甚至包括他们在信封背面写下的随笔。和那些不太完整的文集相比，这部作品不仅会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间的往来书信，还包括其他人写给他们的信件。在这些新的史料来源中，没有一篇确凿的文章可以完全颠覆对马克思的固有看法；但它确实公开了数百个小细节，让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产生了微小的改变。³

MEGA 起初属于冷战期间一项更大规模的出版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是用东柏林以及莫斯科继承的马克思理念的共产主义版，对抗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巴德歌德斯堡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和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Karl Marx House）的社会民主版。与冷战期间大多数的对抗不同，这项竞争产生的结果确有实用价值。这其中包括大量的来源刊物、专题论文，还有诸多非常细致的、关于马克思生平信息和那个时代的学术性文章——这些资料通常印自不出名的地点，而且极少或者根本未在之前的传记作品中出现过。

① 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伴随着对这些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新线索的挖掘，历史学家也在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重新思考。大众通常不知道的是，这些专门的作品一直在重构人们对19世纪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历史学家近来已经不再过度强调工业革命的影响力。他们意识到，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只是时代的一个特点。从大方面说，它引发了政治对抗；从特定的事例看，它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而在这之外，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念与形式带来的长期持续影响、宗教在诠释世界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民族主义那复杂难解却又不可忽视的后果，以及家庭生活和性别关系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均不可忽视。这些领域的所有研究成果共同描绘出了一个与我们当下完全不同的时代。

把马克思置于那个时代中，意味着要明确下面几点：马克思谈到的“资本主义”，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资本主义”；他所剖析批判的资产阶级，不是今天由国际资本家组成的阶级；他对科学和学术的理解，即德语单词“Wissenschaft^①”包含的内容，其内涵与当代的理解也并不相同。遗憾的是，在标准的翻译中，对马克思言论的引用并不能总是准确地表示其原本的含义。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坚持回溯到马克思手稿的原文，并使用我自创的新译法：其中一些词汇可能很耳熟，而另一些则完全不同。

以往马克思的传记作品大多关注的是他的思想及其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这本传记也不能免俗，一样会涉及很多马克思的理论，但会把它们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讨论，使其融入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进行的批判与争论中去——马克思对自己批评家的角色向来是非常自豪的。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今天仍为大众熟知；而另一些，像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就相对要陌生一些。这个把马克思理念还原到历史再呈现出来的过程，将用到很多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以及《资本论》；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常见的文稿，这些文字通常会因个人原因而被略去，如《福格特先生》（*Herr Vogt*）、《18世纪外交史内幕》（*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等。这些稿件本身很有意思，虽然较少为人所知，但也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产生了新的认识。

想要理解马克思的理念，光知道它们的知识背景是不够的；还应该将其放到马克

① Wissenschaft一词可作科学或学习讲，强调系统化的研究和教授，特指那些通过一个动态过程可以被发现的知识、科学或学术问题。在19世纪，Wissenschaft是德国大学的官方意识形态，指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思的一生中，在更广阔背景下进行理解。这本传记会讨论马克思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他的家庭，教育，父母对他的养育，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Jenny von Westphalen）的恋爱与婚姻，同孩子、朋友和敌人间的关系，以及他长期困窘的财务状况。本书还会把马克思视作一个公众人物来描绘：他在记者生涯中紧张的工作（这一点通常被忽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1848年到1849年大革命间以及之后的政治活动，他在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也就是“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的创办和消亡中扮演的角色。本书试图通过马克思的私人生活、公开活动及其知识形成过程间的交互影响，描绘一个更为丰富的马克思的形象。

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本书会将其私人生活和政治活动放在19世纪的背景下来讨论。这样一来，读者从本书中看到的就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形象，而是包括了他身边的许多人。有两人必不可少：一个是马克思忠实的朋友、政治上的助手、学术上的合作伙伴以及主要的追随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另一个则是他的妻子、终生的挚爱，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其他一些人虽然不大有名，但同样值得一提，包括马克思的家庭成员：父亲亨利希（Heinrich）和母亲罕丽达（Henriette），女儿燕妮（Jenny）、劳拉（Laura）和艾琳娜（Eleanor）。另一组引人关注的人群是他的共产主义同事和对手，例如好空想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与处事高调的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此外，还有奥古斯特·维利希（August Willich），他原本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后来转变成为一名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奇怪的性取向；以及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这是一位忠诚的追随者，不过私下里会固执己见。马克思的对手与盟友还包括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例如1848年中涌现的民主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包括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哥特弗里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和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以及亲伊斯兰、反俄国的古怪的英国政治家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人们可能会说，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19世纪的地下活动者、持不同政见者、叛乱分子、不能安分守己的人。他们远离权力与特权的圈子，但他们的世界也就是马克思的世界。

不过，马克思的生活和那些名望较高、拥有更大实权的人物也有交集。这些人中包括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及德意志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们的政策和举动都给马克思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马克思本人对他们也做出了尖刻的评价。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也引导着马克思：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重要的追随者、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还有那个时代的科学泰斗查尔斯·达尔文。

在寻找可借鉴的传记时，我发现对于马克思之前的人物，鲜有作品将复杂个性的历史人物还原到他们对应的时代。不过，有两部著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见地，出色地记录了两个中欧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们与马克思有很大差异，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一本是海柯·奥伯曼（Heiko Obermann）所著的关于路德的传记。这本书将这位宗教改革的设计师更多地看作是中世纪后期的人物，而非一个现代形象。另一本是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大名鼎鼎的关于希特勒的传记，把这个纳粹独裁者真实地还原到20世纪全球大战中的年代中。至于19世纪，也有两篇德国学者的研究文献（遗憾的是都未翻译成英文）强调了个人、职业、政治生涯以及私人生活间的相互作用：康斯坦丁·高舍勒（Constantin Goshler）为伟大的生理学家、政治活动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所著的传记作品，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enger）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传奇一生的描绘。这些传记的写作手法对讲述马克思的生平都非常有建设意义。虽然马克思肯定不能算作学术人士，不过在某一时间里，他的确渴望成为这样一种人，而且一直保留着19世纪德国学者的很多习惯和作风。⁴

任何与马克思相关的书籍，即便能将马克思还原到19世纪的环境中，作者也不可避免地会被问及这个人与当代的关联。这样就催生出两种做法，而两者都被冠以“马克思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头。一种做法是试图升华马克思，即通过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者根据马克思1883年去世至今诞生的各种文化运动的元素，对其进行增补或再次解读，使之与当代的关系更为紧密；第二种做法则是研究马克思自己的理念，去掉相关的补充和修正，将马克思主义还原至其本色。后一种做法更适合于将马克思理论视作是一种天启宗教的人，而那些据称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拥护者，则较少支持这种做法。

身为历史学家，就应当致力以历史本来的样貌理解过去，避免用现在的观点做出评判。我认为上述这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学只是无用的消遣。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体系、政治奋斗历程与愿望，主要属于19世纪。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与当今有着奇特联系的时代：既不像中世纪那样既遥远又不同，又不像大战年代或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1945~1989年那样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19世纪的情景，时不时就会突然在现代重现，显得清晰而熟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848年革命，它在数月时间内迅速地在不同国家之间蔓延。在19世纪，这场革命是当时主要的政治事件，但之后就只有历史学家才会记得。而在1989年秋，当信仰共产主义的东欧爆发革命时，或者在2011年冬天，当革命席卷了阿拉伯世界时，这些陌生的暴动似乎突然又以熟悉的面貌回来了。而马克思的生活与思想似乎也与现代联系了起来。尽管有些似曾相识，但更多触动我的则是它们的是区别——马克思生活的世界同当代世界的差异，或者说，他的思想体系与政治抱负，同那

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20世纪的衣钵继承者想法之间的区别。

批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马克思是20世纪集权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在俄国革命和斯大林年代的大屠杀上负有学术上的责任。而马克思理念的辩护者则大力驳斥这种观点，他们通常将马克思视为一位民主人士，支持有助于解放的政治变革。这两类观点都是把后人的争辩投射回了19世纪。马克思本身支持暴力，或许甚至支持恐怖主义式的革命，但他的这种行为更像是罗伯斯庇尔，而不是斯大林那类人。同样，现在的正统经济学流派，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视作是过时的、不科学的学说。但拥护者则认为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例如循环发生的经济危机，而这是正统经济学家所无法解释的。马克思肯定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但具有那些特质的资本主义存在于19世纪头几十年中。无论是从它的核心元素看，还是从政治经济学家为了理解它进行的辩论上看，今时今日的环境中都已经不存在这种资本主义了。

如果马克思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也不是预知今时的先知，而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给他作一部新传？或者说，就算这种传记面世，阅读它又有什么意义？一个答案是，尽管19世纪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这段历史本身仍然非常有趣而且重要。虽然达尔文缺少现代基因学的知识，但解读他的理论仍然有重要意义；就算马志尼与其副手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之间的政治分歧早已解决，但两人的生活以及彼此间的斗争依然引人入胜；虽然俾斯麦运筹帷幄的背景——欧洲五大强国——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这位首相的外交手段与政治才能还是值得关注。此外，学习19世纪历史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这些故事本身。只有注意到了那个世纪和现代的区别，后者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而非我们现在的背景——去看待马克思，这样才有助于看清楚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有做到这一点，一本诞生在21世纪初的传记才能体现出它的智性美德^①。⁵

①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可分为道德上的美德与智力上的美德两大类。在《后分析篇》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将智慧、科学知识、理性、实践经验和手艺列为五种“智性美德”。

引言 // IX

第一部分 成长

儿子 // 003

学生 // 025

编辑 // 048

流亡者 // 071

革命者 // 099

第二部分 斗争

起义者 // 125

被流放者 // 152

观察家 // 186

活动家 // 208

第三部分 遗产

理论家 // 247

经济学家 // 267

凡人 // 292

元老 // 317

标志 // 344

注释 // 354

鸣谢 // 397

资料整理 // 399

第一部分

成长



儿子

卡尔·马克思 1818 年出生在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尔 (Trier)。此前 30 年的革命暴动与反革命镇压行动不仅塑造了他双亲的人生轨迹，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马克思的培养与教育。马克思一生对政治的热情正是由此而生，随之而来的还有陪伴他终生的政治敌人。这座由罗马人建造的城市，即便是在马克思的幼年时期，也算得上很古老了。这座城市在公元 3 世纪发展到了顶点，一度短暂地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但在随后的 1500 年中，特里尔逐渐衰败。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昔日的文明在该市只剩下残存的幻影。城墙内有大片空地，一些被用作农耕，一些干脆闲置下来，变成了落魄现代与过往盛世之间巨大落差的极佳证明。¹

现代世界的经济变革似乎与这座城市擦肩而过。18 和 19 世纪的特里尔没有任何现代工业，铁路在 1860 年才延伸到这里。商业也同样没有起色，城市北面艾菲尔山区 (Eifel) 和南面洪斯吕克山区 (Hunsrück) 高地的农民过得贫困潦倒，拿不出什么商品去集市上交易。特里尔坐落在摩泽尔河 (Moselle River) 河谷地区，当地传统的葡萄种植业似乎有些发展。但在那个时期的大多数日子里，摩泽尔河谷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业要么经营得非常窘迫，要么就只在当地销售，产品根本没有到达城市或商人的手中。

同天主教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这座城市保留的另一件罗马遗产。自罗马时代起，特里尔就是基督教的一个传播中心，公元3世纪便开始设立教区主教。天主教在该市有很深的基础，这里的居民对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强烈的抵制情绪。不过即便如此，在18世纪，该市的大主教——即神圣罗马帝国的世俗亲王，同时担任选帝侯^①——还是将都城迁至莱茵河畔的科布伦兹（Koblenz），给特里尔留下一所日渐凋敝的大学和众多修道院。1788年的市议会报告非常清楚地记录了当地不景气的经济状况：“特里尔现在没有法庭、贵族、驻军，更不要说制造业；为数不多的人才和大学，都被运动埋没，没有丝毫价值。在如今这种环境下，根本没有资源可供谋生。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计，穷苦市民的庞大数量已经超出寻常水平，而且还会进一步增加。”²

对特里尔市、其所属的选帝侯国，以及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其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松散地维系着欧洲中部数百个中小国家，以及数个大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整个欧洲大陆大抵都是这种情况，这套统治体系按照一套被历史学家称为“等级社会”^②的设置组织在一起。在这种社会政治框架下，权利与特权、义务与限制，并非仅限于个体，而是归属于团体。成为这些团体一分子的资格来自出身，或者宗教信仰。不同集体中的成员，享受的权利与特权也有很大不同，而这些权利与特权一般都受到特许令保障。例如，天主教城市特里尔中的天主教居民有权从事手工业，而新教徒则不能住在这里。特里尔附近居住着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很多小贵族，他们有权从辖区内的农民那里收取地租。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一样，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的等级划分虽然不如欧洲大陆东边那般严苛，但也与现代自由社会相距甚远，即便是以19世纪的观点来看，也远远谈不上公平公正。

在这种等级社会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宗教信仰决定的，那就是犹太人。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犹太人组成了一个“民族”，其成员遍布整个欧洲。这里不应把这个犹太“民族”与其现代的同名概念混淆起来。现代世界里这个概念多是指民族国家；而对1789年前的欧洲国家来说，统治者拥有的领土是自父辈那里继承，而不是民族的产物。犹太人群体只是等级社会中大量群体中的一个，其地位是靠这个群体自身的特许令来保障的，只不过这些规矩中的内容更多地与义务和限制有关，而

① 古日耳曼部族就有选出领导者的习俗，而神圣罗马帝国理论上是一个实行选举制的君主王朝。教皇乌尔班四世建议由7名世俗亲王选出“罗马人的国王”，再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特里尔大主教是其中之一。

② 等级社会（Society of Orders），研究法国近代早期史的历史学家罗兰·莫斯涅（Roland Émile Mousnier）主张，近代早期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从15世纪到18世纪，这个时期的人们更看重荣誉、身份以及社会声望而非财富。这样一来，当时的社会是通过社会等级（Social Ranks）垂直划分的，而非像现代一般，靠社会阶层（Social Classes）水平区分。这时的欧洲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而是靠“派系”组成。在这种社会中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因为各个派系都有自己的法律。

非权利和特权。犹太人必须向自己的领主缴纳特殊税捐，才能换得在辖区内的居住权。在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中，他们的职位选择一般也会受到限制。通常会有特殊规定限制犹太人居住的地点，以及他们同基督徒之间的社会关系。换在今天，我们会说犹太人是这种歧视制度的受害者；但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不同的权利与特权归属不同的群体成员，那时的人们不会有什么平等的理想，也就不会对所受的歧视有所抱怨。³

特里尔就是这种情况，一些犹太居民不仅要向选帝侯缴纳“保护金”，每年还有“新年献捐”；而另一些人则要向主座教堂教士团、修会或地方贵族上缴这类款项，这些人都是他们的领主。选帝侯颁发了“犹太人规范”，阻止这个人群的职业上升途径，限制他们从贷款中收取的利息，监管他们的资金流向。这项法规确定了犹太社区每年必须缴纳的税款，并任用犹太人收取这些费用——这是等级社会中一套典型的手续，针对群体而非个人。特里尔选帝侯国中的犹太人口较少，大多居住在小镇或乡村里，依靠牲畜交易勉强维持贫苦的生活。特里尔城中的犹太社区规模更小，处于100来人这个水平上，刚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和这座城市一样，这里的犹太社区也比较边缘化，没有什么名气，比不上法兰克福、沃尔姆斯、美因茨等德国西部其他城市中那种活跃的、大型的犹太人居住区。不过，在特里尔的犹太人中，确实有一些家庭，手头更宽裕，也更具影响力，这些人一般是批发商或专业人士。⁴

卡尔·马克思的父系祖辈就出自这个群体，马克思家族通常被认为是特里尔城中的“拉比^①”。不过，就像其他许多关于马克思生平的铁事一样，这一条也只说对了一半。在马克思的父系祖先中，确实有一位17世纪的特里尔拉比：亚伦·利沃夫（Aaron Lwow）。他的儿子约书亚·赫舍尔（Joshua Heschel）在1723年至1734年间，也是特里尔的拉比。约书亚·赫舍尔的儿子莫泽斯·利沃夫（Moses Lwow）在1764年至1788年间仍是特里尔的拉比，但这一族血脉在他那里就中断了。莫泽斯的女儿恰（Chaje），也叫爱娃（Ewa），是卡尔·马克思的祖母。她的丈夫莫迪凯（Mordechai），或者叫马克思·莱夫（Marx Lewy），并不是特里尔人，而是来自遥远的波希米亚小镇博斯托洛珀蒂（Postoloprty），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境内。马克思祖先的经历，显示出犹太人这个“民族”是怎样跨界分布在旧政权时代的欧洲中的。犹太人的这种生活特点，也体现在马克思·莱夫最初在西欧落脚的过程中。他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法兰西王国的东部边陲城市萨尔路易（Saarlouis），那里离特里尔并不远，由路易十四在战争中获得。马克思·莱夫是这座城镇中犹太人社区的拉比。在1777年，他的儿子希尔舍

① 拉比（Rabbis），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主要是学者、老师等知识分子。拉比在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主持许多犹太教的仪式。